

期许(水粉画) 陈少平

成语·郑州

明耻教战

李济通

明耻教战,出自《左传·僖公二十二年》,“明耻教战,求杀敌也,伤未及死,如何勿重?”这个看似与郑无关的成语,其实曾关乎郑国的生死存亡。

公元前638年夏,宋(都城在今我省商丘南)襄公出兵伐郑。宋国本为诸侯小国,却一心想当中原地区的诸侯盟主。此前一年,宋邀楚、齐等大国开会,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楚国表面同意,骨子里反对。所以在后来由楚、郑、陈、许、宋在孟地(在今我省睢县)举行的一次会盟中,势力强大的楚成王将宋襄公拘捕了。数月之后,才将其释放。遭此大辱,宋襄公欲伺机报复。楚国强盛,宋襄公不敢冒犯。于是国力相对弱小,又与楚交好的郑国,就成了宋攻击的目标。宋国倾其兵力,直指郑都。郑文公一边抵抗,一边向楚国求援。楚成王率兵北上,直捣宋都。是年十一月一日,宋、楚两军在泓水(在今柘城北)不期而遇。由于宋襄公迂腐无能,刚愎自用,最后以惨败而告终。

这次开战前,宋军早已摆好阵势,等待楚军渡河,此时,宋军司马对宋襄公说:“楚军人多,我军人少,现在楚军正在渡河,乘其不备,望君王下令攻击他们!”襄公说:“不行!”待楚军全部渡河,尚未摆开阵势时,司马又请求襄王下令出击,襄王还是没有同意。直到楚军摆好阵势,宋军才发动攻击,然而为时已晚,楚军大举反攻,宋军大败,宋襄公不仅腿部受伤,连自己的士官卫兵也全部被消灭了。

宋国人都责备宋襄公昏庸无能,宋襄公却说:“君子不能伤害受伤的人,不擒拿白发老人。古代领兵打仗,不居险攻击对方。我虽为亡国的商朝后裔,却不想攻击没有布好阵的敌人。”他的庶兄子鱼反驳说:“国君不懂得战略战术。敌人因地势狭隘不能列阵,正是上天赐予的良机。我们居险攻击他们,是最好的机会,如此尚担心不能取胜呢。今天我们面对的都是强大的敌人,不管老兵、新兵,青年人还是老年人都要把他们一网打尽。要让将士们知道‘明耻教战’,即什么是耻辱,如何打仗作战,多杀敌人,而不能因敌人年老或受伤就怜悯他们,向他们屈服。凡是军队,都应利用有利时机,战胜对方。并时时鼓舞士气,使之保持高昂的战斗力,以便在敌人混乱时,利用地理优势,一鼓作气地消灭他们!”子鱼的这番言论是颇有哲理的。只是亡羊补牢为时已晚。泓水之役,楚国的目的是伐宋救郑,不仅打破了宋国欲为盟主的黄粱美梦,也为后来郑国的安定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明耻教战,意为通过严明军法军纪,使士兵们明白什么是耻辱,从而英勇作战,争取胜利。直到今天,该成语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随笔

让我挂怀的连翘

马三英

每到盛夏七月,连翘便成熟了。想必大家都听说过连翘吧,它是一味用途较为广泛的药材,可清热解暑,消肿散结。若是咽喉疼痛,用它来泡水喝,疼痛便可消失。而我们的太行山上,到处遍布着它的身影。

连翘一般都生长在朝阳的山坡上,属于灌木,生命力极其顽强,随便一片山坡,石缝,杂草里都能枝枝蔓蔓的生长。哪怕每年采收折枝,第二年它便又蓬蓬勃勃的长起来,颇有一番百折不挠的精神。

早春五月,春暖乍寒,山桃花最先开放,粉嘟嘟的点缀在山间崖畔,摇曳生姿。而连翘花似乎并不示弱,任性般的要来场竞赛,一树树,一片片,次第开放,覆盖了整片山坡。黄灿灿,金灿灿,远远望去遍地仿佛撒满了金子,好看极了。如此的山花烂漫,我怎能抵挡它美丽的诱惑呢?跑去折上几枝将开的花枝,回家插在放了连翘的枝条,奔向可以避风雨的山崖处,往往还没等你跑到,大雨已倾盆而下,淋湿了衣裤。大暑天,衣服湿了也不妨,大家笑着跑着,阵阵的笑声回荡在山谷。

大雨酣畅的下着,浇在山间万物上,溅起一层层水雾。山坡上也有了道道水流,空旷的山谷便成了一片水的世界,我们索性坐下来,观赏这天地一色的壮观景象。

夏天的雨来得急去得也快,不过才一顿饭工夫,风停了,雨住了,太阳又穿过云层照在雨后的草木上,晶莹剔透。我们也满载而归,踏着雨露走在回家的山路上。走着走着,就高兴地唱起了歌谣,“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

有一次,同学们带着多日收获的喜悦,向西山

七月的天气,虽说又热又燥,可到了山里,山风一阵阵掠过山脊,刮的树叶沙沙沙的响,不断吹拂在身上,凉爽宜人。站在空旷的山野里,向远处眺望,美丽的小河碧波荡漾,在阳光的照射下波光粼粼。一层层的梯田庄稼喜人,瓜果满地。林间各种鸟儿高一声低一声合奏着不知名的曲子,清脆悦耳。我们快乐地穿梭在高低低低的树丛间,而连翘一从比一丛稠密。我们欣喜而欢快的采摘着,说笑着,手里的布袋子一点点的鼓胀起来,想着布袋里的果实回去就能换取角角毛毛的钱币,换取开学后的学费,浑身都充满了干劲,忘我的采摘着。

有时我们正采得起劲,忽然,山那边升起了一团乌云,隆隆的雷声由远而近,闪电划过长空,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我们舍不下又稠又密的连翘,于是,就忙着折下带着连翘的枝条,奔向可以避风雨的山崖处,往往还没等你跑到,大雨已倾盆而下,淋湿了衣裤。大暑天,衣服湿了也不妨,大家笑着跑着,阵阵的笑声回荡在山谷。

大雨酣畅的下着,浇在山间万物上,溅起一层层水雾。山坡上也有了道道水流,空旷的山谷便成了一片水的世界,我们索性坐下来,观赏这天地一色的壮观景象。

夏天的雨来得急去得也快,不过才一顿饭工夫,风停了,雨住了,太阳又穿过云层照在雨后的草木上,晶莹剔透。我们也满载而归,踏着雨露走在回家的山路上。走着走着,就高兴地唱起了歌谣,“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

有一次,同学们带着多日收获的喜悦,向西山

更高的山顶攀爬。这是一处风景极美的地方,绿树成海,随风摆动,大大小小的群山,一览无余。极目远眺,美景如画。山林间,偶尔还会有野鸡,野兔惊起,不经意吓人一跳。我们陶醉在眼前的美景中,差点忘了此行的目的。还是干正事吧,不远处,成片成片的连翘树,果实又肥又壮,压弯了枝头,一根根枝条不堪重负无力的铺在地上,我们欣喜若狂,像发现了宝一样扑上去,疯狂地摘着乐着,手都不够用了。

摘着摘着,天色暗了下来,可我们并没察觉,忘记了回家。突然,有人喊了一嗓子:“哎呀,天快要黑了。”我们如梦方醒,才想起回家的路还有很远,抛下未摘完的连翘,匆匆地向山下奔去。一路上,四周的暮色渐渐压来,让人神情紧张,谁也不说一句话,唯恐落在了后面。终于,在天色黑定时,回到了那个熟悉的小村庄,远远地看到妈妈已在村头翘首企盼。

正是我们一次次辛勤的劳动,终于换来了足够的学费。开学了,我们拿着自己挣来的学费,交给老师的那一刻,充满了自豪感和成就感。坐在教室里听着课,心中洋溢着无比的幸福。

或许是连翘曾解决了我们老大难的学费困扰,亦或是采摘连翘时留给我太多的美好感受。我始终对它怀着一种割舍不下的感情,每到连翘成熟时,便不由地想起那年月采摘连翘的点点滴滴,无法释怀。多想再回到那片魂牵梦萦的山坡,再一次去体验童年的那份快乐……

寄托我深情的那片连翘啊!你竟如此让我挂怀。

博古斋

古代的“香”

崔嵘

古代的时候,人们对于“香”这种东西是有独钟的,当时,人们把一些天然或人造的有香味的东西如麝香、灵猫香、龙涎香、檀香、沉香等称为“香”。据史书记载,香是最早由西域诸国向中原王朝进贡才传入中国的。早期的香大都是作为消除疾病之用的,以香礼佛的记载最早是从汉武帝时期开始的,从此以后,香就有了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含义,也表现出古人歌天法祖的精神。

香能清心,也能养性,所以,古人喜欢焚香。所谓“焚香”,使用的是经过“合香”方式制成的各式香丸、香球、香饼,或者是香的散末。明朝有一幅名为《千秋绝艳》的画,描绘了《西厢记》中的崔莺莺深夜焚香的故事,画面上,崔莺莺亭亭玉立在一座高高的香案前,香案上放着焚香必备的插有香匙与香箸的香瓶,以及一只小香炉。崔莺莺的右手捧着香盒,左手从香盒里拿出一颗小小的香丸,将要放入香炉中。

明朝以后,焚香时点的名为线香的香。线香是一种装在纸筒里,像现在的挂面似的细香棒,插一枝在香炉中,点燃香,就有香烟从香棒上袅袅升起,焚香就开始了。

古代的小资女人喜欢用纤纤素手来试香,“几度试香纤手暖,一回尝酒绛唇光”,写的就是古代的小资女人试香的情景。不过,古代焚香和试香的女人永远都是那些衣食无忧的女人。那些亭亭玉立在香炉前的女人,不论是失意,还是喜悦,都从来不用为生计操心,这些女人的全部心思,就是在焚香和试香中等待或者满怀幽怨地思念某个男人。

古代那些衣食无忧的人都把自己及周围环境所散发的气味看成是一件不可忽略的大事,这大概展示着一个人的生活品质。比如对于安寝和休息时使用的卧具,古人就很注意要让它们散发出怡人的香气。只要有能力追求生活品质的古人,在铺开被褥前,都讲究要用香来熏一熏被褥。因此,富贵人家都必备一种熏笼,把香放入熏笼,用来把衣服、被褥熏得香气扑鼻,沁人心脾,令衣襟间香气四溢。

古人曾经长期保持着夜间用小香球熏被子的习惯。唐朝时,有人还发明了小香球,这是一种可以放在被子下面的焚香设备,夜间睡觉时,把这种小香球放在被褥间,使其不断弥漫暗香。小香球在古代并不只是用于熏被褥。宋朝的时候,“凡国有大庆大宴”,都要摆成兽形的银香炉,还要使用小香球。小香球都装有银吊链,可以悬挂使用。吊挂在半空中的小香球即使偶然晃动,它里面的炭也不会倾翻落下。宫殿中镀金的或纯银的小香球悬垂在梁架上,镂刻着繁复花纹的球体内烁烁生辉,不停地弥漫着芬芳的气息。

《金瓶梅》中,宋蕙莲虽然是一个与西门庆搭上了手的家丁的媳妇,可是,她身上佩了个香袋儿,也知道在“里面装着松柏儿、玫瑰儿、茉莉儿、并这许多草”,还有,潘金莲送给西门庆的这件男子的贴身内衣,是在绸面与绢里的夹层之间装了一些排草和玫瑰花瓣。

《红楼梦》第六十三回中,写到了怡红公子贾宝玉“靠着各色玫瑰芍药花瓣装的玉色夹纱新枕头”,和芳官一起划拳,这个各色花瓣装成的枕头也是用来弥散香气的,那也是一种很美的香,因为各色花瓣是天然的植物香料,有着醇人的香气,拿花瓣来充当枕芯,做成的枕头既充满芳香,又柔软舒适,而且还有清头目、祛邪秽的妙处,倚着这样的枕头读书、闲谈,是一种很清雅的享受,枕着这样的枕头入睡,连梦境都会是香的,不仅是诗意弥漫,而且还能保健、养生,真是无比惬意。

文史杂谈

古代高考之夹带

张迪

早在唐朝,夹带经文这一作弊方法已经司空见惯。在唐代科场中有专门的称呼“书策”:“挟藏入试,谓之书策”。在唐代科举考场上,还有考生伪造空印,传递标准答案,也有利用文房四宝夹藏抄录有关文章,真是五花八门,不一而足。

前几年,在西安半坡博物馆和上海嘉定博物馆联合举办的“中国科举文化展”上,几件作弊用的写本夹带,麻布坎肩吸引了参观者的注意。展出的一件麻布坎肩(类似如今的小马甲)有50厘米宽、55厘米长,上面共有62篇八股文,总计四万多字。1997年5月5日,微型《五经全注》在开封被发现,这套只有火柴盒大小但印有30万字的《五经全注》,问世于清朝光绪年间,是当时科举考场的专用书,其内容包括了《易经》《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左传》五种儒家经书的全部内容,及宋代儒学大师的详尽注释。

唐代的科举考试已有兵卫,以防止作弊。宋朝起,考试在贡院内进行,贡院内考生之间是以墙壁隔开的,称为号舍。考生不可以喧哗、离场,以防止传话。但是夹带经文这一作弊方法始终是屡禁不止,层出不穷。常见的方法有将经文藏在衣服鞋袜里,或索性密写在衣物、身体上。其他各式随身物品,包括文具、食品、蜡烛等都被用作夹带。

历史上,洗澡还曾是反考试作弊的重要方式。《金史》记载当时的科举考试之前,考生们都要由士兵搜身以防作弊。后来有人指出,“搜检之际虽当严切,然至于解发祖衣,索及耳鼻,则过甚矣。岂待士之礼哉!”遂向皇帝建议“使就沐浴,官置衣为之更之,既可防漏,且不亏礼”,并得到许可。通过考前洗澡并提供制服,既防作弊又不“亏礼”,真可谓有理有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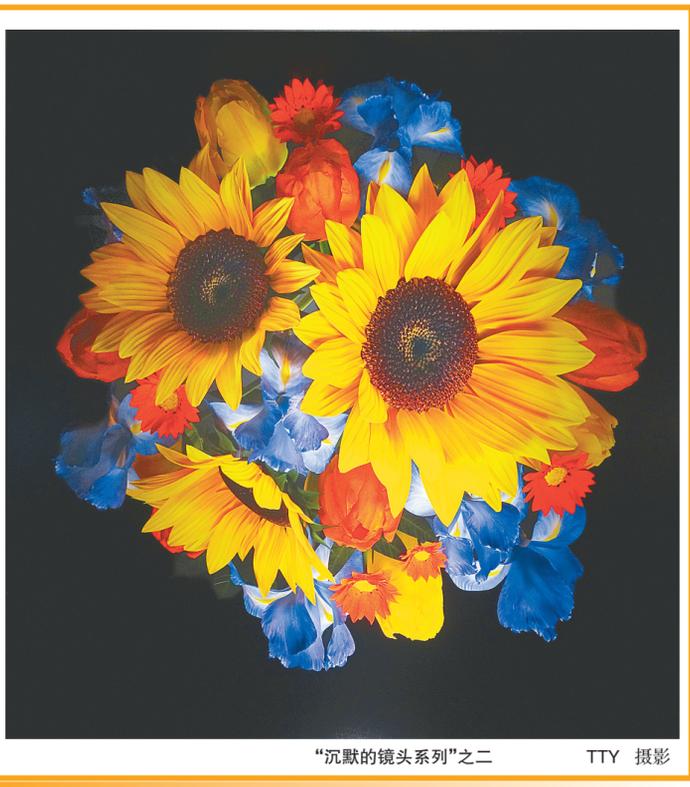
在朝圣路上磨透时间

——嵩山少林寺遐思

卜俊成

为救贖飄揚的經幡
流淌着盛唐的血脈
鐫刻在骨子裡的虔誠
高過珠穆朗瑪峰頂的雪
千年銀杏的年輪
把空世悲歡釀成清風
一座座古塔扎下根
靜開為菩提菩提

在这个焦炭積聚的夜晚
亮在心頭的陣陣木魚聲
消融在骨子裡的虔誠
敲滿地明月荷香
葡萄在朝聖路上磨透時間
于風霜雨露中回歸自然
無須黎明掀開白晝
松柏的綠意在堅陽光



“沉默的镜头系列”之二 TTY 摄影

新书架

《语文里的经典：一生必读的文学名篇》

祝玉婷

入选语文课本中的作品,每一篇都是人类文学的经典。本书作者从各种版本的中学语文教材中精选出七十六篇,多维度、多层次深度挖掘、深情鉴赏。内容涉及主题思想、情感价值、语言表达、艺术构思等,分为“诗词回声”“古文观止”“现代回眸”“异域采风”四个部分。

作者徐昌才,笔名偃月公子。祖籍夜郎古国,栖居星城长沙。长沙市雅礼中学语文高级教师,中国侗族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2012年度全国中小学教育界唯一入选中国作协会员的教师。《香港文汇报》专栏作家,已发表文章1000多篇。

连载



严实,没法确定。于是古董铺老板装成有钱顾客,拿了一块玉料,请玉匠为他加工貔貅。不过古董铺老板提出一个要求,说我想买的其实是一尊三头玉貔貅,只可惜这件已经失传,谁也不知道该怎么雕。玉匠一听,好胜心起,主动拿出自家珍藏的那只三头玉貔貅,说我家有收藏,就

按这个形状雕如何——这宝一露白,后面的事情就不必说了。

归根到底,都是一个“贪”字。

我们离开展览馆,在西湖边上找了家湖景小店,泡上两杯龙井,边赏湖景边探讨着目前的状况。不过药不是显然不喜欢喝茶,上好的龙井,他一饮而尽,一点不懂品味之道。

“这么喝东西太没效率,我不喜欢。”药不是晃了晃杯子,又续了点热水。

到底是谁指使王小毛来推搡,我们两个都认为应该是老朝奉派的人。卫辉老徐的失手,肯定已经传到老朝奉耳朵里了。他大概意识到此事与五罐关系密切,特地派人过来将其销毁。

越是如此,越说明这五罐与他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不过我们也相信,老朝奉暂时还未发现我们的行踪。我们昨天才决定今天来参观,而收买王小毛的计划,在这之前就开始了,两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至于动手时间,开幕第一天太多,容易惊动领导,所以我们在

开幕第二天撞见这一幕,是个不算巧合的巧合。

讨论了几句,我们都觉得,王小毛那条线索,目前看来追查意义不大,还是集中精力在晚上的事情上。

“我建议你再仔细看一遍《玄瓷成鉴》。晚上我们即使成功靠近‘三顾茅庐’人物罐,恐怕也待不了多久。你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调动一切知识去发掘它的秘密。”药不是严肃地强调。

我“嗯”了一声,低头吸了口清茶,再徐徐吐出一口气。我正在努力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找回在紫金山中拓碑的感觉。那不是天人合一的意境,亦不是本无一物的禅境,而是一种专注、专业的执着,极为纯粹,不掺半点杂质。

我爷爷在《素鼎录》里描述过这种境界:“浑然忘我,不为外物所扰。身即为古,古即是身。”倘若我能达到这样的境界,那么读起《玄瓷成鉴》,想必会更有效率吧。

说到这里,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一个药不是曾经问过我

的问题。

“哎,我说……如果我们抓到老朝奉,你打算怎么办?绳之以法,还是血染黄袍?”

药不是沉默半晌,把茶杯放下,诚实地回答道:“我不知道。”

“就没想过?”

“想过,可这种事不是算术题,没有答案。自己解不出,可又能和谁商量呢?”

我愣怔了一下,随即转过头去。西湖之上,波光粼粼。湖面的游船和天上的白云,此时都极远极远。我意识到,我们两个都是非常孤独的人。

到了晚上八点,我们按照约定来到了浙江展览馆后头的一个运货入口。这里是走货车的,所以有一个特别宽的卸货平台。附近堆放着各种杂物,几乎没有

人。销售员从阴影里走过来,神情略带紧张:“我先说好,两位必须紧跟着我,只能看,不能摸,不许发声或乱走。看完就出来,绝对不许告诉其他人。”